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源氏物語》與儒佛道(II-II)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3-2411-H-002-089-

執行期間：93 年 08 月 01 日至 94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陳明姿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0 月 27 日

《源氏物語》與儒佛道——以第二部為主

（一）序

《源氏物語》第二部是指從「若菜」(上)卷至「幻」卷的八卷,《源氏物語》雖然是在描述源氏的故事,然而或許因作者本身是女性的緣故,第二部逐漸發展成為以女性為主的故事,尤其是對女主人翁紫夫人有極詳細的刻劃,作者在第二部裡除了描述平安貴族女性的生活方式、思考模式及行動準則之外,並道出作品裡最具理想性女性紫夫人的言談舉止、思考模式、危機處理方式,及其內心的煩憂、苦悶。本文銜接去年的研究計畫,繼續探討作者在第二部裡如何擷取儒佛道思想。探討之際,除透過作品瞭解平安貴族女性的生活時空儒佛道思想之關連外,並進一步探討這些思想在作品裡具何種意義,與主題意識有何關連。

（二）平安貴族社會的時空與儒佛道思想

紫式部在撰寫《源氏物語》之際,正是佛教鼎盛之期,因此以平安朝為舞台背景的《源氏物語》亦具有濃郁的佛教色彩,而佛教的本質是屬於來世性的宗教,因此作品理亦出現不少為修來世出家奉佛的例子。第二部尤其有許多這種例子。

紫夫人自己認為:在這世間已經享盡榮華,心滿意足,一身已無後顧之憂,不必強求苟延性命了。只是負了多年來與源氏白頭偕老的誓願。實為可嘆。因此獨自心中悲傷,她為了要修來世的福德,舉辦了許多法事,並且懇切的請求讓她出家為尼,以遂夙願,使在今後短暫的世間期亦得專心修行。¹(〈御法〉卷)

紫夫人在源氏迎娶女三宮後,漸悟世事多變,人生無常,曾多次表明欲出家的心願,惟因源氏不捨,只好作罷,至「御法」卷時,紫夫人病體日益衰微,自知不久人世,又再度向源氏表明欲皈依佛門的心願。這時的紫夫人覺得對今生已無迷戀,除辦各種法事積福德外,亦盼能出家,好事心意為「來世」修行,這裡的紫夫人想出家最主要的目的仍是想修來世。

對今世已無迷戀,而出家修來世的例子在作品裡處處可見,如源氏愛人之一的尚侍朧月夜君也在朱雀上皇出家不久後,削髮為尼,其出家亦含有修來世之意,故平安朝女性除了厭世、隱世、告別今世之外,亦有不少是含有為修來世的意味而出家的。又,除了以佛教的思維方式及作法來思考來世外,對今世的種種遭遇、命運亦有依佛教的「宿世論」來思考。何以今世會有如此的遭遇,無法作一合理的解釋,因此只能依佛教的因果報應說,歸因為前世種下之果,然而前世又種下何種因果,吾人無法可預知,所以「宿世」其實是既無法預測又無法避免的。佐藤勢紀子也於「源氏物語的宿世觀」一文裡指出「一般在論宿世時,皆特

¹本文所引用的譯文及頁數是採納紫式部著、豐子愷譯《源氏物語》(上)(中)(下)(台北 木馬文化 2001),但當中有些字句亦根據本人對原文的瞭解稍作更動。本段是引自該書之下冊 P60

別強調其具有難以捉摸及無法抗拒的特性」²，平安人在面對無法預知的命運時是根據佛教的「宿世」觀來思考，認為一切皆是前世所註定。而由於女性命運更難掌握，因此更常以「宿世」的說法來思考女性命運。是故以描寫女性為主的第二說法部裡更屢次出現「宿世」「宿運」「前世因緣」等詞語。〈若菜〉（上）卷裡朱雀上皇（上皇）擔憂自己出家後，最疼愛的女三宮無人可託付時，女三宮的乳母如此回答上皇。

大凡女子，無論血統何等尊貴，宿世之命如何不得而知，誠令人哀嘆，在眾多公主之中，上皇特別疼愛這位女三宮。但有人嫉妒她，所以必須從長計議，使她不受一點毀謗才好。³〈若菜〉（上）卷

平安時代的女子，縱然尊貴如公主，因其終究要嫁人，因此其一生是幸與否，完全要看她所嫁的丈夫對她的態度了。這也是身為當代女性的悲哀，而由於結局如何，難以預知又無法捉模，因此女子的命運被認為是由「宿世」所決定的，當然不一定都只有負面的例子，如〈若菜〉（上）卷明石入道一族因明石女御（在此指東宮太子妃）的受寵而光彩生門戶時，相關人物的對話及心裡話裡亦一再出現「宿世」之類的語詞，明石老尼對即將臨盆的孫女明石女御訴說著明石女御誕生時的光景和源氏謫居明石浦時的情況給她聽後又補充道：

源氏即將離明石浦返京都時，我們都很悲傷難過，以為緣盡於此，從此不得再見了，豈知妳誕生了，我們也托妳的福交了好運，真要感謝這段宿世因緣。⁴〈若菜〉（上）卷

這段很明顯是感謝「宿世」因緣的例子。後來又因明石女御的誕生，明石一族得以進入貴族的世界，又因其產下皇子明石一族從此榮華顯要，成為世人羨慕的對象。然而「宿世」「宿運」等詞用在負面的例子還是較多。如認為人一生與親人悲歡離合的例子亦是「宿世」所定。源氏在紫夫人亡故後，對其身邊的侍女們所說的這一段話便是一例。

我生在現世，榮華富貴，可說沒有缺憾了。然而又不斷地遭逢比別人更痛苦的命運，想是佛菩薩要我感悟人生無常，世運多舛之理，所以才賦給我這命運吧！我懂得此理，卻故意裝作不知，因循度日，以致到了現在這晚年，還要遭逢這可悲之事。我對自己的宿世之命及資質已看透了。（後略）

⁵〈幻〉卷

與親人、所愛的人分離是人生最哀傷的事，卻也是無法避免的事，源氏認為一生當中屢次遭逢與親人及所愛的人「死別」的不幸事件是宿世命運所定，由於自己無法早日感悟無常之理，出家修行，才會在老年時失掉至愛的紫夫人，而飽嚙孤獨與寂寥。可知平安人是以佛教的原理來思考前世、今生、來世的三生。佛教在平安朝人思想裡所佔份量之重由此可知。此外佛教還被認為具有除災降福的功

²見佐藤勢紀子〈源氏物語の宿世觀〉（《源氏物語講座》5《時代と習俗》東京 勉誠社 1991 年）P278

³同註一《源氏物語》（中）P262

⁴同註一《源氏物語》（中）P294

⁵同註一《源氏物語》（下）P74

能。當源氏四十大壽時，紫夫人爲其祝壽時有下面這一段描述：

到了十月裡，紫夫人爲源氏祝壽，在嵯峨野的佛堂裡舉辦藥師佛供養。因爲源氏懇切勸誡她不可過份鋪張，所以一切布置都秘密進行。然而也很體面，佛像、經盒和包經卷的竹簀都極精美，使人走進佛堂，似覺真個到了西方極樂世界。所誦的是《最勝王經》《金剛般若經》和《壽命經》規模甚大。⁶〈若菜〉（上）卷

根據阿部秋生等人註譯的《源氏物語》解說，藥師佛具有救治眾生病患的功能，最勝王經及金剛般若經則除了具有祈求守護家國的功效外，還有爲個人消災祈福的妙用。⁷換言之，佛菩薩不只渡化信徒前往西方，還可庇護國泰民安並爲個人消災除病，延年益壽。佛教本來是祈求來世的宗教，因此會具有這種功能其實也融合了道教的特性。道教原來就是祈求天神地祇保佑自己無病無災延年益壽的宗教。而隨著各種道教相關書籍及知識的東傳，這種想法也早就傳至日本，其實日本皇宮於元旦時所舉行的「四方拜」也與北斗信仰等道教的思想有關，據《日本書紀》記載，本早在皇極元年（西元 642 年）便已曾舉行四方拜的儀式⁸，平安時代寬平年間（宇多、醍醐天皇）時正式在皇宮舉行這種儀式，且根據「江家次第」的記載，平安時代舉行四方拜的時候設有三個御座，一爲拜北斗七星之座，一爲拜天地之座，另一爲拜山陵之座（即父母之陵寢），拜北斗七星之座時，先唸七次天皇出生之年星座名稱，然後再拜，並念呪文，呪文裡有「萬病除愈，所欲隨心，急急如律令」⁹呪詞，也即祈求北斗星君庇佑天皇無病息災之意。因此四方拜主要是祈求天地眾神保佑日本國泰民安、天皇平安長壽之意。佛教在傳至中國後，便融合道教的特色¹⁰，至日本後又融合日本土俗信仰及傳至日本後的道教，也具有鎮護國家及庇護天皇功能了，因此准太上皇生誕時，其家人向佛菩薩祈求保護國泰民安，並保佑源氏個人無病無災亦頗合情合理的。然而這種作法除了摻入道教的想法，其實亦有儒家思想的影子，根據儒家十三經之一的《周禮》的記載，周朝官職中的大宗伯一職，主要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¹¹。可見此一官職，專司祀拜天地眾神，當然也是想藉此祈求國泰民安。當人們認爲佛菩薩也同北斗星君等天神地祇一樣具有保佑黎民無病無災之時，請牠們保佑國泰民安也是極其自然之事。故祈求佛菩薩鎮護國家一事其實是將儒道佛三者融合爲一的作法。

由於平安時代佛教盛行，到處都是佛寺、佛教徒，很少看到道觀，遂會讓人

6同註一《源氏物語》（中）P289

7見阿部秋生等譯注《源氏物語》（四）（《日本古典文學全集》15 東京小學館 1974 年初版、1981 年 6 月第十版）P85

8見坂本太節等校注《日本書紀》裡記載著皇極元年八月久旱不雨，於是「天皇幸南淵河上，跪拜四方，仰天而祈，即雷大雨，遂雨五日。...」（東京 岩波書店 1965 年 7 月）P241，是爲最早的天皇拜四方的例子。

9見大江匡房著、渡邊直彥校注「江家次第」（東京神道大系編纂會 1991 年 3 月）p14

10參考アンリ・マスpero 著、川勝義雄譯《道教》（東京平凡社 2001 年 1 月）P246-269

福永光司等著《日本の道教遺跡を歩く—陰陽道・修驗道のルーツもここにあった》（東京朝日新聞社 2003 年 10 月）P218、P226

11見阮元校勘之《周禮》（《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台北大化書局 1982 年）P757

以為道教與日本文化無關，其實由上可知平安時代佛教亦與道教有相當程度的融合。此外《源氏物語》裡的世界也常可見到道教思想的蹤影，第二部也不例外，如作品裡出現的「仙人」一詞。〈若菜〉（上）卷描述明石女御聽到其祖母明石老尼對其敘述往事時，除感激紫夫人的培育外，亦思戀其祖父明石入道，心裡這麼想著：

聽說外祖父明石入道現已同仙人一樣，過著遺世棄俗的生活時，又變得很難過，東思西想。

〈若菜〉（上）卷¹²

「仙人」一詞當然是來自於道教的語詞，不過這裡的仙人主要在強調其脫離塵世之意，也因此女御才會覺得不捨。又「幻」之卷裡失掉紫夫人後的源氏始終沈浸於哀傷當中，無論何事都使他觸景生情。當他看著比翼飛過的雁子時，不禁羨慕的吟湧道：

悠悠生死兩相別 魂魄不曾來入夢
願得翔空幻術士 升天入地覓魂蹤¹³

（幻）卷

這裡日文雖作幻術士，但明顯作者是指像長恨歌裡的臨邛道士那樣神通廣大的人，長恨歌廣受平安時代的人所喜愛，《源氏物語》的全篇故事裡亦具濃郁的長恨歌影像，每當作品裡的人物失卻所愛的人而感到哀傷無助時，他們都會希望能有一個像臨邛道士那樣的人來替他們找到已去他界的芳魂，亦由於作者加入這樣的描述引發讀者更多想像的空間。可見道教世界裡的知識也是讓《源氏物語》等平安文學更具浪漫色彩的重要存在。

此外，作品裡有出現一些對當代女性行為的規範，很明顯的都是來自儒家的思想。〈若菜〉（上）卷當朱雀上皇於出家前與乳母討論及女三宮終身大事時曾說出下面這一段話：

公主下嫁，向來視為輕率之行，再者即使身份高貴，凡女子有了丈夫，自然難免發生後悔之感與不快之事，甚至陷於悲傷苦悶之境。如有不嫁，於父母雙亡，失卻蔭庇之後，抱定主意，獨身渡世，則又非長策。因為在古代，人心正直，世風敦厚，無人敢冒人世之大不韙而思娶神聖之公主。但今世人心不古，縱情好色，悖亂之事，時有所聞。昨日還是高貴之家父母所珍愛的金枝玉葉，今日即為卑不足道的輕薄男子所欺騙，以致聲名墮地，使亡親面目無光，含羞地下。此種事例，不勝枚舉。如此看來，不論下嫁或獨身，一樣深可擔心，凡人皆因前世宿緣而得今生果報，此中消息，我等不得而知，因此萬事都可擔心。不管好壞，一切依照父兄之命而行，聽憑個人前世宿緣而定，則即使晚年生涯衰落，亦非本人之過失。反之，女子自擇夫婿，長年相處，幸福無量，生間聲望亦甚美滿，當此之時，似覺自擇夫婿亦頗不惡。但在當初驟傳此消息

¹²同註一《源氏物語》（中）P295

¹³同註一《源氏物語》（下）P84

時，父母皆不得知，親友並未贊許，自作自主，私訂終身，在女子實為最大之瑕疵。此種行為，即使在尋常百姓之家，亦被視為輕狂浮躁之舉。
(後略)¹⁴

〈若菜〉(上) 卷

當代的女子在社會上無法自立生存，因此女子終身不嫁並非長策，但一旦嫁人之後，即使身份再尊貴，也因有了丈夫，難免會發生不愉快之事，有些女子甚至未出嫁時是高貴之家父母的掌上明珠，卻被卑不足道的輕薄男子所玩弄，不但自己聲名墮地，還連累其亡親面目無光，「這種事，不勝枚舉」，由朱雀帝的這段話可看出平安時代女子的命運的確很難預料，因此有子女的父母親們也常為其婚姻而苦惱，即便是上皇或天皇也不例外。然而果真聽憑父母之命嫁入夫家後，卻遭遇不幸，也只會被認為是「宿世」之命所定，「非本人之過失」，沒有人會責難該女子。然而若女子自擇夫婿，縱然兩情相悅，鸞鵲情深，過著幸福的日子，卻因「父母皆不得知」、「親友並未稱許」，將成為該女子最大之瑕疵。

作者藉由朱雀帝口中道出這樣的話來，可見當時貴族階層的人認為女子自擇夫婿是其人格上最大的瑕疵。而這其實正是儒家的思想，《孟子 滕文公(下)》曾提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語，主張婚姻須由父母決定，為人子女者不可自作自主。《三國志·魏志·陳思王植》裡亦出現「自媒自銜，士女醜行」之語，可見儒家思想視女子自擇丈夫為人格上最大缺陷。而這種說法亦隨著各種書籍的傳入，影響了平安時代人的想法。又「藤袴」卷裡源氏在與其子夕霧論及其養女玉鬘(內大臣之親生女)之婚姻時也說道：

從各方面說來，這個人由我撫養，總是不相稱的。無論入宮或其他行動，總須得內大臣許可，照他的意思做才是。女子有三從之義，不守此禮，而由我作主是不應該的。¹⁵

〈藤袴〉卷

三從是中國婦女必遵之禮，《禮記》郊特牲記載迎親車之前後順序的項目裡寫著：「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¹⁶；《儀禮》喪服傳也寫道：「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¹⁷。然而這樣的禮節規範其實不只限於婚禮或喪禮，在《大戴禮》本命裡亦記載道：「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¹⁸。換言之，古代中國女性無論做任何事都必須換這個規範去作，不能有自己的主張。而儒家對女子的這種規範也傳至日本影響了平安時代人，《源氏物語》裡的諸多女性們也都謹遵三從而渡過其一生。

又在〈夕霧〉卷裡，當夕霧公子一再向柏木未亡人落葉宮(朱雀上皇之二皇

¹⁴同註一《源氏物語》(中) P262-263

¹⁵同註一《源氏物語》(中) P195

¹⁶註十一同揭書 P1456

¹⁷註十一同揭書 P1106

¹⁸見王雲五編《韓詩外傳、經典釋文、大戴禮記、方言春秋繁露、釋名》之《大戴禮記》(《四部叢刊》003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9年11月) P69

女落葉公主)表示好意,展開追求時,落葉宮之母御息所(對擁有皇子或皇女的妃嬪稱號)對落葉宮告誡道:

普通臣民之家,但凡身分稍高者,總是一女不嫁二夫,否則被人看輕,視為浮薄。何況你是金枝玉葉之身,並無特別事故,率爾接近男子,如何使得!¹⁹

〈夕霧〉卷

御息所告誡落葉宮不可在柏木死後,接近夕霧的追求,再嫁二夫。顯然是平安貴族女性於其丈夫死後有其守寡的道德觀念。這當然也是儒家思想對女子行為的規範之一。在廣為日人所知,並影響及《源氏物語》頗深的中國典籍之一的《史記》卷八十二的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裡記載道:「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²⁰的字句。而這種道德規範也隨著典籍的東傳而影響及日人的想法。

又《源氏物語》裡對善嫉的女子亦持負面評價。

〈夕霧〉卷裡雲居雁知道夕霧熱烈的追求落葉宮後,大感不滿,跟夕霧吵過架後便跑回娘家。這時作者描寫其父的態度是:

前太政大臣聞知此事,想起女兒雲居雁做了世人的笑柄,不勝悲嘆。²¹

〈夕霧〉卷

因嫉妒而與丈夫爭吵,甚至跑回娘家,鬧得眾人皆知,只會淪為「世人的笑柄」,可見當代人是嫉妒為婦人的缺點之一。按及《大戴禮》本命裡有記載「七去」²²,嫉妒也為七去之一的理由。而這種儒教的規範也成為平安時代對婦女的道德規範。

總之由《源氏物語》第二部裡的描述可看出當代貴族社會無論是宇宙觀、生死觀、宗教觀或是社會制度都與儒佛思想有密切的關連。

(三) 儒佛道思想與主題

然而儒佛道思想不僅散見於作品的各處而已,在第二部作者描寫女主人翁紫夫人的理想特質及內心苦悶時,更發揮了重要的功效。

朱雀上皇跟其周遭的人幾經商量,最後決定將女三宮下降給源氏。源氏起先雖然拒絕,但當其想起女三宮也是藤壺中宮(皇后)的姪女時,他又想起從前對藤壺的那段幾可焚身的戀情,心想藤壺中宮的姪女長得應和中宮極酷似,終於答應了這門婚事,於是他在一個下雪的日子向紫夫人講明了這件事。源氏說:

「朱雀上皇病勢轉重,我昨天前去慰問,豈知他有無限傷心之事呢:他異常關懷女三宮的終身大事,向我提出如此這般的囑託。我很可憐他,覺得未便拒絕,只得接受。外人想必已在大肆宣揚了。我如今風月情懷早已消滅,對此事不復深感興趣。所以他屢次央人轉達,我都托故婉謝。但在當面罄談衷曲之時親口提出,我實在不忍斷然拒絕。到了朱雀上皇

¹⁹同註一《源氏物語》(下) P34

²⁰司馬遷《史記》(東京汲古書院 1982年5月第一刷 1984年7月第四刷) P823

²¹同註一《源氏物語》(下) P55

²²同註十八

移居深山之時，即將迎接女三宮來此。你聽了這話很不高興麼？我告訴你；即使有天大的事情，我愛你的心絕不改變，請你不要介意。此事在女三宮反而是委屈的，所以我也未便太冷落她。總之，但願大家平安度日。」²³〈若菜〉（上）卷

由源氏的這段話可以看出爲怕紫夫人不高興，他掩飾掉自己的妒忌，把這件事完全推給朱雀帝，一付自己只是被動受託的態度。然而一向善嫉的紫夫人卻出乎源氏意料的滿不在乎。她回答道：

這個囑託，出於一片苦心，真正叫人感動啊！我哪裡會介意呢！只要她不看輕我，不討厭我住在這裡，就放心了...」²⁴〈若菜〉（上）卷

源氏放下了一塊心裡的大石，於是又對她說道：

「你太忠厚寬大了，是何用意，反而教我擔心，誠能如此居心，寬大爲懷，則在己在人，兩皆安樂，妳若能與她和睦相處，則我一定要疼愛你。...」²⁵〈若菜〉（上）卷

即，源氏不只告訴紫夫人將迎娶女三宮之事，還諭示紫夫人與其和睦相處。這時的紫夫人內心想道：

「這件事情出乎意外，彷彿是從空中掉下來的，他既然無法避免，我也不必說些反對的話，惹他討厭，倘若是兩情相悅，他必然對我有所顧忌，應當會聽從我的勸阻，然而今次大事並非如此，亦無從阻止，但不可讓世人知道我有無益的怨恨。我的繼母——式部卿親王的正夫人——常常在詛咒我，甚至爲了髭黑大將的那件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件，也莫名其妙地怨我、怪我。如今她聞知此事，定在幸災樂禍了。」²⁶〈若菜〉（上）卷

在作品裡雖未明確的說明紫夫人是源氏的正室，但紫夫人父親式部卿官也是皇族。而且其姑媽藤壺中宮是今上冷泉帝之母，以她的出身當源氏的正室並無不可。何況她也一直深受源氏寵愛，被當作源氏妻妾中的第一人，源氏年輕時雖然有發生過一些輕浮的事件，但最後都還回到她的身邊來，如今源氏年已屆四十，應當可以穩定下來，從此過著夫唱婦隨，美滿和樂的日子了。未料源氏又要迎娶女三宮，這對紫夫人而言簡直是晴天霹靂。但紫夫人是一個聰明的女人，她知道

²³同註一《源氏物語》（中）P271

²⁴同註一《源氏物語》（中）P271

²⁵同註一《源氏物語》（中）P271

²⁶同註一《源氏物語》（中）P271

這次的事跟從前不一樣，必須慎重去應對。如果世人知道她對這事有怨恨的話，只會傳為笑柄，因為當時貴族社會受儒教思想影響，女性除須遵守三從外，亦不可嫉妒，因為那是「七去」的惡德之一，有教養的紫夫人當然也知道這種社會規範，因此她提醒自己「不可讓世人知道我有無益的怨恨」，另外也為了要讓自己接受這件事，她告訴自己這件事「是從空中掉下來的」「無從阻止」，也即把這件事看成是無法預知、無法避免的宿命。在受佛教「宿世觀」影響頗深的當代人常把女性的不幸解釋成「宿世」之命，紫夫人既無力去阻擋或逃避這件事，亦只好將其當成是自己的命運，默默承受了。而作者為了要說明紫夫人並非真的對此事毫不在乎，又加了一句：「她心中私下愁嘆，但外表十分鎮靜」。不久，終於到了迎娶女三宮的日子。

到了二月初十之後，朱雀上皇的女三宮于歸六條院，六條院準備迎親，其隆重異乎尋常。新房設在祝壽時嘗玉鬘送來的若菜（新菜）的西邊小客廳內。從第一廂房、第二廂房、走廊以至眾侍女的房間，佈置裝飾都很精緻。朱雀上皇運送妝奩，仿照女御入宮的方式。儀仗之盛大自不必說。（中略）女三宮的車子到達六條院時，源氏出來迎接，並且親自扶女三宮下車，此乃異乎常例之事。源氏雖受封為准太上天皇，但名義上畢竟是個臣下，凡是都有定規，故婚式與女御入宮相異，但又與尋常娶妻不同，這是一對特殊關係的新夫婦。婚後三日之內，朱雀上皇與六條院雙方都有高雅、珍貴而風流的贈答。²⁷〈若菜〉上卷

由這段描述，可以看出女三宮受到相當特殊的待遇，她的父皇朱雀上皇與其嫁入的夫家六條院雙方都非常重視這次聯婚，朱雀上皇為表示對源氏的尊重（因為源氏是准太上天皇）仿照女御入宮的儀式，送女三宮嫁入六條院，而另一方面源氏也不敢怠慢，雖貴為准太上天皇卻執臣禮，親自出來迎接女三宮，這也是未有的前例，本來以准太上天皇的身份而言，可以不必這麼謙卑，他執此大禮，亦是表示他對朱雀帝的敬重與對女三宮的重視。六條院裡的眾夫人，包括紫夫人在內，從沒有人受過如此的禮遇，而且不只婚禮盛大豪華，婚後三日之內，朱雀上皇及六條院雙方還有高雅、珍貴且風流的贈答。女三宮在六條院裡的身份、地位及威勢不言可諭。本來在六條院裡一呼百諾，最受源氏寵愛的紫夫人看到這種情形，怎能無動於衷，但她卻不形之於色。下面這一段是作者描述紫夫人對這件事的感受及其應對態度。

東邊對屋的夫人（紫夫人）目見耳聞，不能無動於衷。其實，雖然來了個女三宮，紫夫人未必全被壓倒。然而紫夫人一向專寵，無人能與併肩；如今新來的人姿色既艷，年紀又輕，威勢盛大，足可凌人，倒使她不能放心了。但她絕不形之於色，當新人入門之時，她和源氏一起準備迎接，事無鉅細，都料理得十分周到。源氏看到這般模樣，覺得此人越發可敬

²⁷同註一《源氏物語》（中）P275

可愛了。²⁸〈若菜〉(上)卷

女三宮是朱雀上皇最寵愛的皇女，金枝玉葉的公主，其身份地位更在紫夫人之上。若按照當時的社會慣例，公主下嫁，當然是以正室的身份嫁過去。因此一直被當正室看待的紫夫人為表示對女三宮的尊重，遂自動讓出正室之位，自己搬到東邊的對房去，所以以講述這段故事的女官身份來執筆的作者也在這個地方改稱紫夫人為東邊對房的夫人。由正室屈居為側室，又看到女三宮受到如此不凡的待遇，紫夫人當然不能「無動於衷」。雖然不致因此氣勢就完全被壓倒，然而來了個可以跟自己分庭抗禮的人卻是事實，而且這位新人不但比自己身份地位更顯赫，又比自己年輕，而且還威風八面的嫁過來，紫夫人也開始覺得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然而她雖「感到不能放心」卻也「絕不形之於色」，甚至還和源氏一起準備迎接，事無鉅細，都料理得十分周到。當丈夫另外迎娶新人時，原配夫人不但司毫無嫉色，還鉅細靡遺的將婚禮料理得十分周到，這也正是儒家思想裡所稱頌的賢德夫人。如晉趙衰妻、楚莊樊姬等人²⁹。生性善嫉的紫夫人竟可以達到這種境界，怎不令人敬佩。甚至她的丈夫源氏也「覺得此人越發可敬可愛了」。

此外，作者為了要襯托紫夫人的不凡美質，還將女三宮描述得幼稚無知。源氏也在迎娶女三宮之後，才發現她遠不及紫夫人。

女三宮年紀還小，尚未完全發育，而且態度又極幼稚，竟是一個孩子。源氏回想起從前在北山訪得與藤壺妃子有緣的紫夫人時的情狀，覺得紫夫人當這年齡時已十分機靈，與其交談也十分有趣，而女三宮則完全是個小孩。³⁰〈若菜〉(上)卷

源氏當時是因他是藤壺中宮的姪女，才對他產生興趣而迎娶她來，但是這位新人卻遠不及故人好。源氏也發現並不是藤壺中宮的姪女，就每個人都像紫夫人那麼完美。然而紫夫人雖然裝得若無其事，內心卻是充滿了孤寂感。

婚後三天，源氏夜夜伴女三宮宿。紫夫人多年來不曾嘗過獨眠滋味，如今雖然竭力忍受，卻總覺得心裡難過。³¹〈若菜〉(上)卷

然而縱然心裡傷心苦悶，她卻更加留意自己的行動。源氏要去女三宮那兒時，

她越發殷勤地替源氏出門穿的衣服多加薰香。³²〈若菜〉(上)卷

²⁸同註一《源氏物語》(中) P275

²⁹見王雲五編《汲冢周書·國語·戰國策校注·晏子春秋古烈女傳》(《四部叢刊》014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9年11月) P28

³⁰同註一《源氏物語》(中) P275

³¹同註一《源氏物語》(中) P276

³²同註一《源氏物語》(中) P276

儘管她刻意留意自己的行動，但在最親近的源氏前面，她還是不經意的露出茫然自失的表情。而且源氏也發覺了。

那茫然若失的神情，非常可憐而又美麗。源氏想道：「我有了這個人，無論發生何事，豈有再另娶一人之理，都因自己性情輕佻，意志薄弱，行事疏忽，以致造成了這個局面。...（中略）」他自知薄倖，沈思細想，淚盈於睫，對紫夫人說道：「今夜我於理不得不去，請你容許。今後若再離開你時，我自己也不能容許了。不過朱雀上皇倘若知道了，不知作何感想。...」他左右為難，心緒撩亂，樣子十分痛苦。³³〈若菜〉（上）卷

源氏看到紫夫人茫然自失的樣子，也覺得對不起她。又因女三官比自己想像的差多了，他開始後悔，只怪自己一時輕佻，才會落到這個局面。遂安慰紫夫人說「今夜之後，不會才去女三官那兒了，一定會陪妳」，但話說到一半，卻又覺得如果這種事傳到朱雀上皇的耳裡，恐怕不太好。開始左右為難。

紫夫人看到源氏猶疑不決的樣子，微微一笑，答道：

「你自己心中都沒有定見，又叫我如何替你作決定呢？」一副不以為然的樣子。源氏覺得十分尷尬，手支著倚靠在那裡，默不作聲。

紫夫人取過筆硯來，寫道：

「欲將眼底無常世
看作千秋不變形」

此外，又寫了些古歌。³⁴〈若菜〉（上）卷

紫夫人看到源氏的態度頗不以為然，不由得脫口說出「你自己心中都沒有定見，又叫我如何替你決定呢？」這算是紫夫人對源氏最大的抗議了。其實紫夫人心裡明白源氏終究還是要去陪女三官宿，要不然無法對朱雀上皇交待，因此目前只是怕紫夫人不高興，暫時留下來陪她罷了，所以才會講出這句話。在這裡我們看到作者在將紫夫人理想化之際，並不是像中國的「古烈女傳」等書一樣只一味的強調那些賢明夫人的言行舉止如何合乎儒家先聖的教誨而已，她還深入的描寫紫夫人內心的痛苦及對其丈夫不滿時的抗議之詞，也因此更讓人覺得作者在描寫一個有靈有肉的人。當然紫夫人在抗議之時並非不理性的謾罵，而是理性委婉地表達自己的心聲，其作的和歌也無論示意或詞拿捏得很好。「眼前的情況都已改變了，又如何期待將來不變呢」，雖然抗議，卻抗議的合情合理，但也不是因此就要源氏留下來，不讓其去女三宮那裡，因此當源氏看到紫夫人的和歌，覺得對她有所虧欠不好意思馬上離開時，紫夫人反而催促他過去女三宮那兒。

³³同註一《源氏物語》（中）P276

³⁴同註一《源氏物語》（中）P276

紫夫人道：「這叫我多難堪啊！」催促他走。源氏便穿上輕柔的鞋子，飄著芬芳的衣香，匆匆出門而去。³⁵〈若葉〉（上）卷

紫夫人雖然內心煩悶不安，卻未失理性，如果源氏繼續留在這裡，遲遲不去女三宮那裡，外面一定會流傳說是因為她嫉妒，不讓源氏去女三宮那裡。她將成為眾人笑柄，於是她才會對源氏說：「這叫我多難堪啊！」催促他去女三宮那裡，但目送著丈夫去別的女人住處，她心理其實頗難過：

紫夫人目送他走，心中很不自在。她想：「近幾年來，我也曾擔心以後是否還會發生事情。但念如今已非少年，此念應已離絕。誠能如此，則今後便可放心，平安無事。直到今日，豈知又發生這件難以告人之事，世事如此變化無定，今後很可擔心呢？」³⁶〈若葉〉（上）卷

丈夫去別的女子住處時，不只不加以阻攔，甚至還讓他穿上自己為他準備的衣服，送他出門，這也是儒家先賢對古代女子的教誨，然而被稱為賢明夫人的那位女子內心有何感受呢？儒家的古書卻略過不提。女性作者紫式部站在女性的立場，屢次強調這種女子內心的苦悶與掙扎。紫夫人於痛苦之餘，又再度悟出佛教世界裡常曉諭眾生的「世事是變化無定的」，也更為今後的變化感到不安。但自尊心很強的紫夫人內心再苦惱也繼續裝得鎮定自若，儘管重侍女們議論紛紛，她都裝作絲毫不得知，但為了不讓他們繼續談論此事，她對他們說道：

我家大人雖然東一個、西一個地有了許多夫人，但是時髦、身份高貴而能使他稱心的人，實在沒有，因此常有不足之感。如今來了這位女三宮，真乃十全其美之事。我大約是童心尚未失去之故，頗想與她親近，一起玩耍。但世人或許在妄加猜測，以為我對他心有隔閡呢。對於地位和我同等的人，或者比我低微的人，為了爭寵，憤怒嫉妒之事自然難免發生。但這位女三宮下嫁到此，在我們是光榮的，在她是委屈的。所以希望她對我不要見外才好。」³⁷〈若葉〉（上）卷

由紫夫人這段話可看出，他向侍女們宣布將女三宮視為正室，源氏能娶到女三宮，他也覺得是十全其美之事，只要女三宮對她不見外就很滿意了，他不會對女三宮有任何隔閡之心。反倒覺得女三宮下嫁至此是委屈了。對丈夫的妻妾沒有任何嫉妒之心也是儒家思想裡賢明夫人應有的風範。此外，對眾夫人的同情，此夫人則想道：

³⁵同註一《源氏物語》（中）P276-277

³⁶同註一《源氏物語》（中）277

³⁷同註一《源氏物語》（中）P277

他們如此推量，反而使我痛苦，是是本來變幻無常，何必爲此自尋煩惱。
³⁸〈若葉〉（上）卷

作者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紫夫人內心的苦惱，換言之，作者一直在向讀者強調這位表面上看起來灑脫自在，簡直是儒家思想的世界裡所稱頌的典範女子，其實內心正在忍受最大的煎熬。其實內心正在忍受最大的煎熬。就在當天夜裡，她夢見自己出現在源氏的枕邊。

紫夫人並不十分怨恨源氏，然而恐怕是她夜夜如此煩惱之故，竟出現在源氏的夢中，源氏驚醒，不知出了何事，心中甚是慌張，等到聽見雞聲，便不管天色還黑，匆匆起身言歸。〈若葉〉（上）卷³⁹

紫夫人一再抑制自我夜晚讀棉時更是寂寞難耐他那思念源氏的情念逐漸轉強，於是她的靈魂終於在夢中游離出她的身軀，飛奔至源氏的枕邊。顯然作者爲了要強調紫夫人內心的苦悶及對源氏的思念，特別導入游離魂。魂魄可以自游離身或許也與日本古代土俗信仰有關，但這裡的游離魂應與道教思想有密切的關連，這裡的紫夫人靈魂所以會出現在源氏夢中是因為她思念源氏之故。《太平御覽》裡有下面這一段關於夢的記載：

夢者，像也。精氣動也。魂魄離身，神來往也。……魂出遊，身獨在，心所思念，忘身也。⁴⁰《太平御覽》397 卷

古人認爲夢是一種像，是晚上睡覺時魂魄離開身體後所看到的像。但魂會離身而出遊是「心所思念」之故。因心中一念可以使魂魄離身飛奔去會所想見的人，或想去之處。《列子》皇帝篇亦出現這樣的例子。

三月不親政，晝寢而夢，由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⁴¹《列子》卷二皇帝篇

黃帝一直苦思無法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好，曾三個月不親政事，某日晝寢之時，卻突然夢遊至理想國度華胥之國，於是豁然開朗，所謂的理想國度應如斯也。華胥之國遠在數千萬里處，黃帝到達彼處只是「神遊」而已。換言之，黃帝之魂魄在夢中離開其身軀體出遊至其心目中的理想之國。後來文學家們再根據這種原理寫出魂魄會在夢中出遊去會見所思念的人的故事。不過魂魄完全離身之後便是那

³⁸ 同註一《源氏物語》（中）P277

³⁹ 同註一《源氏物語》（中）P278

⁴⁰ 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二）（中華書局，）1960 年第一版 1992 年 2 月第四刷）卷 397, P1835

⁴¹ 見王雲五編《翻譯名義集 老子道德經 沖虛至德真經 南華真經 抱朴子之沖虛至德真經》

人生命終止之時，因此爲免魂魄離去後不復返，會有各種招魂儀式，這種想法也影響了日本，《江家次第》裡記載十一月中寅，宮裡舉行的鎮魂儀式裡記載道：「令曰，謂，人陽氣曰魂，言招離遊之運魄，鎮中體之中府，故曰鎮魂。」⁴²《江家次第》

紫夫人出現在源氏夢中亦表示其魂魄離開身軀飛奔至源氏枕邊，所以源氏才會擔心紫夫人是否發生了什麼事。在聽見雞鳴之後，立即奔回紫夫人處。作者在這裡導入了游離魂，更凸顯了紫夫人內心的痛苦，其受壓制的靈魂已到了極限，終於在夢中直奔所思念的丈夫處。

由上可知，作者在描述女主人翁紫夫人面對其丈夫再娶時的想法、應對，及其內心的苦悶時，巧妙的融入儒佛道三教的思想，將當時貴族女性的境遇及無奈生動感人的描繪出來。

結語

平安時代在桓武天皇的唐化政策之下，大量導入中國的文化思想及各種制度。華麗的宮廷社會裡也引入不少儒家思想的制度。當時貴族女性的言談舉止也因此受到種種規範。又當時雖是一夫一妻制，但貴族男性除正室外，經常擁有多名側室，因此女性也常遭逢丈夫再娶其他妻妾的不幸命運。而儒教先賢的教誨既已深入平安社會，有教養的貴族女性縱有任何不滿，亦不能形之於色。因嫉妒而與丈夫爭吵或與其他夫人起摩擦，只會淪爲笑柄、受人批評。因此自許甚高，不願被視爲一般庸俗女子的紫夫人一方面以佛教的宿命觀及無常觀看待這件事，一方面抑制內心的痛苦，裝得優雅自如去處理諸事，她的言行舉止甚至可媲美《烈女傳》的諸賢明女子，贏得丈夫及周遭人物的稱許。然而她卻一直在默默的忍受痛苦的煎熬。作者也爲了要強調她對自我的強力抑制，導入了道教的游離魂。藉由這樣的描述我們看到了一個受命運播弄受禮教束縛的靈魂的痛苦。當時的女性每遭遇不幸、不如意之時，總是將其歸咎於無法預知及難以掌握的宿世命運，紫夫人也是一開始就如此面對此事。關於這點，菊田茂男氏曾在〈物之哀的美意識〉裡指出，「物之哀」的美意識與宿世的命運觀有密切的關連。

菊田茂男氏說道：

物之哀的美意識是在感知之間、世態、命運等環境人類社會時空的不測、不足的存在之下而成立的...（中略）既然宿世的觀念與「物之哀」的美意識都以社會運行的不測性、不可視性爲共通項，則吾人亦必須以「難以如心所願」的宿世與「哀」（aware）的相關性來掌握源氏物語的世界。

⁴³（《國文學》學燈社 昭和五十一年六月 P28-34）

⁴² 同註九 P478

⁴³ 見菊田茂男〈もののあはれの美意識〉《國文學》東京學燈社,1976年6月,P28-34

紫夫人可以說是作者根據「物之哀」的美意識所描繪的一個為命運所播弄的當代女性寫照。而當作這描繪這位女性在禮教束縛之下，爲了要尊嚴的活下去，極力壓抑自我，並以宿命來接受的過程中，亦因作者巧妙的融入儒佛道的思想，才成功的描繪這一個理想的女性形像。